



沃德斯登莊園

歷史小說

山丘上的星期六

一個失去妻子的男人，如何在英國山丘
上造出一個讓人願意回來的世界

第一章 空著的椅子

1866 年的冬天，倫敦下了幾場不成形的雪。雪落到屋頂上，很快化掉；馬車輾過街口時，輪子捲起黑色的泥水。費迪南德後來想不起那幾天究竟有沒有太陽。他只記得屋裡一直很冷。

伊芙琳娜去世第三天，僕人開始把房子恢復成原來的樣子。花瓶換了新花，壁爐重新生火，銀器擦得發亮。有人很輕地問，晚餐是否仍照七點半開。

所有人都在努力把生活推回軌道，好像只要每一件事情準時發生，死亡就不至於顯得太失禮。

費迪南德坐到餐桌前時，看見右手邊那張椅子。

餐巾仍照著伊芙琳娜喜歡的樣子摺著。她的杯子也在。大概沒有人敢動。

管家站在牆邊，兩名男僕等著上湯。費迪南德盯著那張椅子很久，久到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看什麼，卻沒有人敢跟著看。

他把湯匙放回盤邊。

「把椅子收掉。」

管家像沒聽懂似的抬頭。

「先生？」

「那張椅子。」費迪南德說。「拿出去。」

兩名男僕走過去。一個扶椅背，一個托椅腳。椅腳離開地毯時，發出短短一聲摩擦。

費迪南德忽然想叫他們停下來。

他沒有。

椅子被抬出門，門重新關上。

空出來的位置比椅子本身更醒目。

那頓晚餐，他一口也沒吃。

幾個星期後，愛麗絲來看他。

她沒有帶一大束花，也沒有準備那些「你必須堅強」「時間會讓一切好起來」的句子。愛麗絲對這類話一向沒有耐性。她脫下手套，走進書房，看見哥哥坐在窗邊，腿上攤著一本拍賣目錄。

「你瘦了。」她說。

費迪南德抬眼。「妳從巴黎過來，就是為了告訴我這件事？」

「不是。我原本想說你氣色很好，後來覺得那樣太殘忍。」

他嘴角動了一下。

愛麗絲看見了，卻假裝沒看見。她拉開旁邊的椅子坐下，指著他膝上的目錄。

「買了什麼？」

「還沒買。」

「那就是快買了。」

「妳為什麼總是假設我沒有自制力？」

「因為我認識你。」

費迪南德把目錄轉給她看。頁面上是一只十八世紀塞夫爾瓷瓶，藍得像黃昏後還沒完全暗下來的天空，金色花紋沿著瓶身爬得很細。

他開始講它的年代、工坊、釉色，講它原來屬於誰，又怎麼輾轉出現在這次拍賣裡。說著說著，他的聲音慢慢有了以前的速度。

愛麗絲沒有插嘴。

直到他忽然停住。

「怎麼了？」她問。

費迪南德的手指停在紙頁邊緣。

「我只是忽然想到，東西只要沒有摔碎，常常可以活得比我們久。」

愛麗絲看著他。

「瓷器也會破。」

「我知道。」

「房子也會倒。」

「我知道。」

她停了一下。「你真正想說的是什麼？」

費迪南德望向窗外。街上有一輛馬車慢慢經過。

「我不知道。」

愛麗絲沒逼他。

他們就這樣坐到天色暗下來。

之後幾年，愛麗絲常出現在他身邊。有時陪他看拍賣，有時陪他看畫，有時什麼也不做。她漸漸發現，費迪南德不是把悲傷忘掉，而是在替悲傷找地方放。

一件家具能佔一個角落。一幅畫能佔一面牆。一只鐘可以在夜裡繼續走。它們不能代替任何人，卻能讓房間不至於只剩下缺席。

費迪南德沒有再婚。

這件事在家族裡不是完全沒有人談過。有人說他還年輕；有人說羅斯柴爾德家族需要延續；也有人小心地替他提過合適的名字。

有一次晚餐後，愛麗絲終於問他：「你是真的不想，還是只是懶得再讓所有人替你安排？」

費迪南德正在看一只新買的鐘，頭也沒抬。

「兩者都有。」

「很方便的答案。」

「妳希望我說什麼？」

愛麗絲沉默了一會。「我只是希望你不是把自己停在那一年。」

他這才抬起頭。

「我沒有停。」

「那你要往哪裡去？」

費迪南德看著她。那問題在房裡停了很久。

「我還不知道。」他說。

八年後，他知道了。

第二章 山丘上的風

1874 年，父親去世後，費迪南德繼承了一筆足以把幻想變成工程的財產。

他開始找土地。

愛麗絲第一次看見沃德斯登的地圖，是在倫敦一張擺滿文件的桌上。

「你已經有房子。」她說。

費迪南德用鉛筆圈住白金漢郡一片土地。

「我有房間。我想要的是一個地方。」

「房間和地方有什麼差別？」

「有些房子只是讓你住。有些地方會讓你回來。」

愛麗絲看他一眼。「聽起來很貴。」

「非常。」

「那大概很適合你。」

第一次真正站上山丘時，天氣壞得很誠實。

風從高地一路刮過來。草伏成一片，泥巴黏在鞋底。愛麗絲走了不到二十步就停下來，一手壓著帽子，一手提著裙擺。

「這裡？」

「這裡。」

她轉了一圈。

「房子呢？」

「還沒有。」

「樹？」

「會種。」

「水？」

費迪南德停了一秒。「會想辦法。」

愛麗絲瞪著他，風把她的裙襬吹得獵獵作響。

「所以你買了一座沒有房子、沒有樹、連水都不太確定的山。」

「妳說得好像是缺點。」

「費迪南德，你到底要蓋一棟房子，還是要和上帝競爭？」

他笑了。

是真正笑出聲的那種。

愛麗絲也笑，笑到差點抓不住帽子。等風稍微停下來，她才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聽過哥哥這樣笑。

他們繼續往山頂走。

下方的村莊縮得很小，田野往遠處一塊一塊展開。沒有任何東西提醒人，幾年後這裡會出現塔樓、花壇、鳥舍、馬車和穿晚禮服的人。

費迪南德站了很久。

「我要法國。」他突然說。

愛麗絲回頭。「什麼？」

「房子。我不要一棟普通的英國大宅。我要法國十六世紀的樣子。」

「在白金漢郡？」

「就在白金漢郡。」

「你知道這聽起來有多荒唐嗎？」

「知道。」

「很好。至少你不是無知。」

費迪南德沒有笑。他仍看著山下。

愛麗絲忽然明白，他心裡想的不只是一種建築風格。

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在歐洲任何地方總是先於本人抵達。祖父那一代還記得法蘭克福猶太巷的門什麼時候關；哪些職業可以做，

哪些地方不能住。到了他們這一代，王子、首相、外交官會坐在同一張餐桌，但有些看不見的門仍然存在。

英國上流社會尤其擅長這種門。沒有人需要當面說「你不屬於這裡」。一個停頓、一個座位、一場沒有寄來的邀請，就夠了。

愛麗絲問：「你想證明什麼？」

費迪南德低頭，用手杖把靴邊的泥撥開。

「我不想證明什麼。」

「你每次這樣說，都代表你準備證明很多。」

他終於轉過來，似笑非笑地看她。

「那妳呢？妳覺得我應該證明什麼？」

愛麗絲想了一下。

「什麼都不用。只要別把這裡蓋成一個向別人道歉的地方。」

費迪南德的表情慢慢收起來。

風又吹過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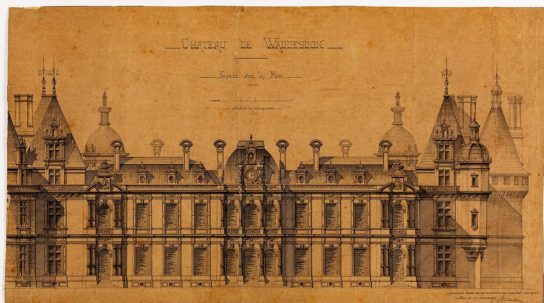
「不會。」他說。

然後，他很輕地補了一句：「我只想造一個我願意回來的地方。」

愛麗絲沒有再問。

第三章 把法國搬上山

加布里埃爾-伊波利特·德斯塔耶爾把第一批設計圖攤在桌上時，費迪南德俯身俯得太近，袖口差點沾到墨。



塔樓、陡屋頂、煙囪、雕花窗、外部樓梯。它看起來像一座從法國文藝復興裡走出來的城堡，卻又不是任何一座城堡的複製品。

費迪南德盯著圖紙。

「樓梯像布盧瓦。」

德斯塔耶爾點頭。「有一點。」

「塔樓有曼特農。」

「也有一點。」

費迪南德抬頭。「你很喜歡『有一點』。」

「因為如果我說得太多，最後大家會以為我只是把法國拆成幾塊寄到英國。」

「這主意其實不壞。」

德斯塔耶爾把鉛筆放下，終於笑了一下。

「你最大的問題不是風格。」

「那是什麼？」

「你想讓房子看起來像十六世紀，卻完全不想過十六世紀的生活。」

費迪南德靠回椅背。「我為什麼要？」

「所以我要把熱水、暖氣、廚房、服務走道、浴室，全塞進一個看起來不應該有這些東西的房子裡。」

「還有電。」

德斯塔耶爾閉了一下眼睛。

「我就知道。」

「如果電變得可靠，我要電。」

「你要的是歷史的外表，現代的舒適。」

「不。」費迪南德說。「我要歷史的美，現代的文明。」

德斯塔耶爾看著他幾秒。

「這句話很像一個願意花非常多錢的人會說的話。」

「那我們彼此理解了。」

埃利·萊內則讓費迪南德完全沒有這種順暢感。

萊內第一次來看土地，幾乎一整天沒問他喜歡什麼花，也沒問要幾座噴泉。他只是走。走到一個坡頂停下，轉身看；又往下走，蹲下抓一把土；再抬頭看遠處樹線。

費迪南德跟了大半天，耐性終於用完。

「你到底在找什麼？」

萊內沒回頭。「客人。」

「客人還沒來。」

「正因為還沒來，我才有時間安排他們。」

費迪南德皺眉。「安排什麼？」

萊內用手杖指向一條最直接的上山路線。

「你會讓馬車從那裡上來嗎？」

「最快。」

「所以最差。」

「為什麼？」

萊內走到泥地上，用手杖畫了一條彎線。

「他們從山下上來，先不要看房子。」

他再畫一個彎。

「先看樹。再往前，只露出一點塔尖。」

又一個彎。

「然後讓它消失。」

費迪南德盯著地上的線。

「你故意讓客人迷路？」

「不是。我要他們開始期待。」

萊內最後用手杖往山頂一點。

「到最後一個轉彎，房子才全部出來。」

費迪南德想了一會。「你不是在設計道路。」

萊內這才看他。

「終於。」

「你在設計他們看見我的房子之前的心情。」

「現在我們可以工作了。」

費迪南德笑了。

他後來常說萊內難相處。愛麗絲每次都提醒他，那是因為萊內是少數不肯因為他有錢就立刻同意的人。

費迪南德對此從來不承認。

工程開始後，所有紙上的優雅都變成泥。

地基挖到一半，工人發現山丘一部分是鬆散砂層。已經做好的部分要拆掉，繼續往下挖，直到找到穩定黏土。

費迪南德站在坑邊，臉色難看。

「再挖三十英尺？」

工頭把帽子往後推。「如果先生希望房子明年還在白金漢郡。」

「它還能去哪裡？」

工頭看了一眼泥坑。「往下。」

旁邊幾名工人低下頭忍笑。

費迪南德轉向德斯塔耶爾。「你的人很有幽默感。」

建築師面無表情。「在泥裡工作的人需要。」

那天晚上費迪南德回到暫住的房子，把工程帳本摔在桌上。

愛麗絲正在喝茶。

「地基又怎麼了？」

「為什麼妳一看我就知道是地基？」

「因為只有地基和萊內能让你這種臉色。」

他坐下，扯開領巾。「有時我覺得這座山根本不需要一棟房子。」

愛麗絲把茶推給他。「那你們終於有共同點了。你也不太喜歡別人告訴你該做什麼。」

費迪南德瞪她，最後還是把茶喝了。

水是下一場戰爭。建材是再下一場。

最荒謬的，卻是樹。

費迪南德不能忍受新房子四周站滿細小幼樹。他覺得一座努力看起來像幾百年前的城堡，旁邊若全是剛種下去的樹苗，就像一個老人戴著嬰兒帽。

「我要成熟的樹。」

萊內頭也沒抬。「成熟需要時間。」

「我知道。」

「那就等。」

「我不想等。」

萊內終於抬眼。「那你就付錢，把時間連根挖起來。」

費迪南德沉默了半秒。「可以。」

萊內長長吐了一口氣。

「我只是諷刺。」

「我沒有。」

某個濕冷的早晨，一棵帶著巨大土球的老樹被綁上特製車架。十六匹馬排成兩列，繩索拉緊，車輪卻陷在泥裡。

湯瑪斯·哈珀和其他工人把厚木板塞到輪下。有人吆喝，馬匹一起往前，車輪只動了半尺。

旁邊的喬治喘著氣罵了一句。

「有錢人為什麼不能等樹自己長？」

湯瑪斯把肩膀頂上車輪。「因為我們的工錢，就是他不想等的價錢。」

喬治笑得咳起來。「那我希望他多沒耐性幾年。」

兩人一起推。

遠處，費迪南德和萊內站在泥裡看。

萊內說：「它可能活不了。」

「你已經說過了。」

「我希望你記得。」

「如果死了，再換一棵。」

萊內轉頭看他。「樹不是家具。」

費迪南德本來要反駁，忽然看見那十六匹馬同時發力，工人一個個陷進泥裡。他沉默了一會。

「我知道。」

那天晚上，湯瑪斯回到村裡，十二歲的女兒瑪麗趴在桌上寫字。

「今天又搬什麼？」她問。

「一棵樹。」

瑪麗抬頭。「樹不是本來就在地上嗎？」

「羅斯柴爾德先生不喜歡它原來站的地方。」

「所以就搬？」

湯瑪斯坐下脫靴子，泥掉了一地。

「有錢到一個程度，連樹都得聽話。」

瑪麗想了想。「那樹會生氣嗎？」

湯瑪斯看著女兒，很認真地回答：「如果會，今天那棵應該非常生氣。」

兩人笑了很久。

第四章 房子開始有聲音

幾年後，沃德斯登終於不再像一個工地。

石牆乾了，木護牆裝上去，舊法國壁爐被嵌進新英國牆面。畫一幅一幅掛起來，家具一件一件找到位置。費迪南德每天都在改。

「那張桌子往窗邊。」

管家停了一下。「先生，昨天您要它離窗遠一點。」

「昨天我錯了。」

「那幅畫往左。」

「多少？」

「一寸。」

「先生，一寸幾乎看不出來。」

費迪南德轉頭。「既然看不出來，你為什麼不願意移？」

愛麗絲正好從門口進來，聽見最後一句。

「你會把全屋的人逼瘋。」

費迪南德仍盯著畫。「先掛正，再談精神健康。」

愛麗絲笑出聲。

他回頭看她，也笑了。

屋子完成得越多，費迪南德越不像當年坐在空椅旁的年輕人。悲傷沒有消失，只是退到生活的縫裡。有時候在一幅畫前突然回來；有時候在某種香水味裡；有時候只是因為晚餐桌上的光，恰好像某一年。

有一天下午，兄妹坐在尚未完全布置好的客廳裡。夕陽照在一張剛送到的法國書桌上。

愛麗絲忽然問：「伊芙琳娜會喜歡嗎？」

費迪南德沒有裝作沒聽見。

他看了房間很久。

「我不知道。」

「你每天都在想？」

「沒有每天。」

愛麗絲看他。

「好吧。」他改口。「幾乎每天。」

他指了指牆上的金色裝飾。「她大概會嫌太多。」

「她是對的。」

費迪南德轉過來。「妳根本沒聽過她這樣說。」

「可是我看過這個房間。」

兩人一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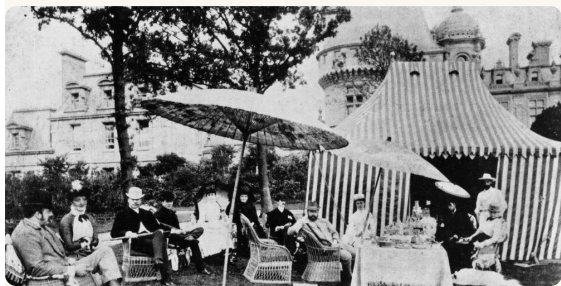
笑聲在帶著新木頭味道的房間裡繞了一圈，慢慢散掉。

真正讓房子活起來的，不是主人搬進來的那一天。

是第一個星期六。

下午三點後，馬車開始一輛接一輛上山。門廳裡突然多出外套、帽盒、手杖、僕從、犬隻和名字。樓上有人問洗澡水，樓下鐘鈴像同時得了急病。

瑪麗·哈珀那年十八歲，剛進沃德斯登工作。



她第一天穿制服時，母親替她把領口拉平三次。

「記得，眼睛要有，嘴巴要少。」

瑪麗皺眉。「嘴巴怎麼少？」

「少說話。」

湯瑪斯在旁邊套靴子。「她要是少說話，就不是我們家的女兒了。」

瑪麗拿毛巾丟他。

母親把毛巾接住。「還有，不管樓上發生什麼，都別露出臉色。」

「如果有人從樓梯摔下來呢？」

「先把他扶起來，再回廚房笑。」

湯瑪斯哈哈大笑。

瑪麗卻在當天晚上就明白，母親沒有完全開玩笑。

那棟房子其實有兩座。

一座是客人看見的沃德斯登。燭光落在銀器上，花瓶永遠有新花，門總在恰好的時候打開。客人坐下時，晚餐像自己從地底長出來。

另一座在牆後、樓梯下、地下室和服務走道裡。

那裡有人跑，有人燙傷，有人因為一道醬汁早了兩分鐘被廚師罵得眼眶發紅。那裡的人要知道哪位夫人不要奶油，哪位先生睡前一定要熱水，哪條狗會咬人，以及哪一位客人永遠說「不用麻煩」，卻最麻煩。

瑪麗第一次正式端盤時，手心全是汗。

資深女僕艾倫看她一眼。

「別看盤子。」

「我怕掉。」

「妳越看越會掉。」

「什麼道理？」

「沃德斯登的道理。」

門開了。

瑪麗走進餐廳。

她第一次近距離看見那些名字會出現在報紙上的人。議員、外交官、貴族、作家。每個人都穿得像自己從來不流汗。

她走到一位夫人身後，剛要上菜，對方忽然轉身。

盤子一歪。

瑪麗全身僵住。

一隻手從旁邊托了一下盤底。

是費迪南德。

他沒有看她，只繼續對旁邊客人說話，彷彿什麼也沒發生。

瑪麗把盤子放穩，退回服務走道，心跳快到耳朵都痛。

艾倫問：「摔了嗎？」

「沒有。」

「那就沒事。」

「可是——」

「沒有摔，就是沒有發生。」

瑪麗靠著牆，忽然笑了。

那晚她第一次明白，樓上的優雅不是一種自然現象。

它是樓下很多人同時沒有出錯。

第五章 星期六

沃德斯登漸漸以週末聞名。

費迪南德最喜歡星期六下午四點之前。客人快到齊了，房子已經準備好，真正的喧鬧卻還沒開始。那一小段時間像戲院開幕前最後一次吸氣。

他常站在窗邊，看馬車沿著萊內設計的路上來。

先消失在樹後。

再露出一點。

最後一個轉彎，房子整棟出現。

愛麗絲有一次從他背後走過。

「又在偷看客人的臉？」

「我在看天氣。」

「天氣坐馬車來？」

費迪南德回頭。「妳今天很討厭。」

「我每天都很穩定。」

他笑著把窗簾放下。

款待對費迪南德來說從來不只是把最好的酒和食物端上桌。

他把人當成房間裡另一種需要配置的家具——這句話他只敢在愛麗絲面前說。

某個週末，她拿起晚餐座位表，看了半天。

「你把這兩個人放一起？」

「有問題？」

「他們上個月才在報紙上互相罵。」

「所以才放一起。」

愛麗絲抬眼。「你是想讓他們和解？」

「如果和解，我有功。」

「如果吵起來呢？」

費迪南德把座位表拿回去。「至少晚餐不無聊。」

愛麗絲忍不住笑。

「你根本不是主人，你是導演。」

「主人如果沒有導演能力，就只剩下付帳單。」

樓下也有自己的座位表，只是內容不同。

「七號房半夜要熱牛奶。」艾倫說。

瑪麗在本子上寫。

「十二號房那位先生打鼾。」

「那不歸我們管。」

「隔壁夫人抱怨就歸了。」

艾倫看她一眼。「妳進步得很快。」

「我只是開始理解有錢人的聲音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艾倫忍著笑。「小聲一點。牆會聽。」

「牆要是會聽，早就辭職了。」

這次艾倫真的笑出聲。

1889 年，波斯國王來訪時，整座房子緊張了好幾天。

沒有人知道一位國王究竟會被什麼取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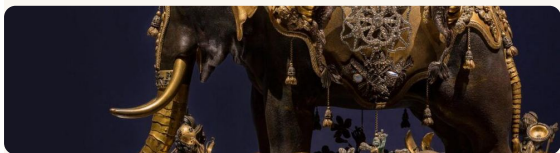
費迪南德帶他看畫。國王禮貌地看。

看琺瑯。國王點頭。

看盔甲、瓷器、家具。國王都很客氣。

費迪南德的熱情開始有一點受挫。

直到那隻十八世紀音樂機械大象被上鍊。



大象鼻子動起來，眼睛轉動，底座人物跟著旋轉，音樂從機械裡叮叮咚咚冒出來。

國王先愣了一下，隨即大笑。

「再一次。」

費迪南德也笑了，示意重新上鍊。

第二次結束。

「再一次。」

到第三次，愛麗絲已經站到費迪南德旁邊。

他低聲說：「我花了一輩子收藏藝術。」

「嗯。」

「他最喜歡一隻會搖鼻子的象。」

愛麗絲忍著笑。「這說明你真正缺的是玩具店。」

費迪南德一臉受傷。「妳有時候非常不支持我。」

國王又說：「再一次。」

費迪南德終於自己也笑得停不下來。

消息傳到樓下時，瑪麗正和其他女僕喝一口冷掉的茶。

「聽說陛下對大象比對名畫有興趣。」有人說。

瑪麗想也不想便回：「很合理。」

艾倫問：「哪裡合理？」

「畫又不會搖鼻子。」

整桌笑成一片。

那晚宴會結束後，費迪南德獨自回到收藏室，又替大象上了一次鍊。

機械聲在安靜房間裡顯得很大。

他看著那隻有點滑稽的象，忽然覺得今天很好。

不是因為國王來過。

是因為一屋子努力維持體面的大人，曾經有幾分鐘一起像孩子一樣笑。

第六章 女王來吃午餐

1890 年春天，一封信讓沃德斯登的節奏徹底改變。

維多利亞女王要來午餐。

費迪南德讀完信，久久沒有出聲。

愛麗絲把信從他手裡拿過來，又讀一遍。

「你怎麼不像高興？」

「我很高興。」

「你看起來像有人通知你要被吊死。」

費迪南德走到窗邊。「因為這不是普通午餐。」

愛麗絲沒開玩笑。

她知道。

對別人來說，女王來訪是一項榮耀；對費迪南德，還有一段更長的距離藏在裡面。幾代以前，家族被限制在法蘭克福一條狹窄的猶太街區。如今英國女王要走進他蓋的門，在他的桌邊坐下。

這不是一張邀請卡能說完的事情。

「你怕她不喜歡？」愛麗絲問。

費迪南德沒有立刻答。

「我怕我太在意她喜不喜歡。」

愛麗絲走到他旁邊。「那就承認你在意。」

「承認以後呢？」

「繼續做你最會做的事。」

「花太多錢？」

「招待人。」

費迪南德笑了笑，卻沒完全放鬆。

接下來幾週，整座莊園像被一根看不見的發條擰緊。

廚房試菜。花房調整桌花。銀器擦到能照出人臉。服務動線一遍又一遍走。哪個門在什麼時候開，哪位僕人站哪裡，若下雨怎麼辦，若女王想多停十分鐘又怎麼辦。

瑪麗和女僕們甚至把幾個根本沒人會低頭看的角落擦了一遍。

她抱怨：「女王真的會趴到床底看灰塵嗎？」

艾倫說：「不會。」

「那為什麼——」

「因為如果她不看，妳也不知道她不會看。」

瑪麗翻了個白眼，又蹲下去擦。

前一天晚上，她回家時，湯瑪斯還在門口拍靴上的土。

「你們也忙成這樣？」瑪麗問。

「妳以為女王只看室內？」

「她會檢查你種的草？」

「不會。」

「那你們忙什麼？」

湯瑪斯坐下，揉了揉膝蓋。

「最好的園子，是讓她以為沒有人忙過。」

瑪麗停了一下。

她忽然發現這句話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最好的服務，就是讓客人感覺不到服務。

「所以我們都在做看不見的事。」她說。

湯瑪斯笑了一下。「大宅嘛。樓上最貴的東西，常常是樓下的人不被看見。」

瑪麗皺眉。「這句話聽起來不太公平。」

「本來就不公平。」

父女安靜了一會。

湯瑪斯又說：「但工錢還是要拿。」

瑪麗笑了。

五月十四日早上，天氣比所有人擔心的都好。

費迪南德在入口前等候。遠遠看見車隊時，他的手指在身側輕輕動了一下。

愛麗絲站在旁邊，看見了。

她往前半步。「呼吸。」

「我在呼吸。」

「你現在比較像在等醫生宣判。」

「妳可以安靜五分鐘嗎？」

「不能。」

車停下。

接下來的一切照著禮儀發生：問候、介紹、引導。最初幾分鐘，費迪南德覺得自己像站在身體外，看另一個人替他說話。

直到女王真正走進房子。

他忽然安定下來。

因為事情終於回到他熟悉的範圍：有一位客人來到他的家。

他帶她看房間，看收藏。當他不再想著「這是女王」，而只是想著「我希望她看懂這件東西為什麼有趣」，聲音便恢復自然。

午餐開始後，樓下幾乎沒有一秒安靜。

一道菜出去，下一道立刻準備。湯、魚、鵝鶉、牛肉、雞、蘆筍、甜點。

瑪麗端著盤子穿過走道，艾倫抓住她手臂。

「別跑。」

「我沒有跑。」

「妳的臉在跑。」

瑪麗深呼吸。

「女王真的吃很多嗎？」她壓低聲音。

「妳管女王吃多少？」

過了幾分鐘，消息真的傳下來：女王又要一份冷牛肉。

廚房安靜了一瞬。

有人忍不住說：「陛下胃口真好。」

主廚頭也沒抬。「好。那就讓她繼續有。」

大家又動起來。

女王離開後，沒有任何人立刻歡呼。

大家太累。

樓下有人直接坐到牆邊，有人把鞋脫掉。瑪麗縮在一張小椅子上，手裡還拿著抹布。

「結束了？」她問。

艾倫說：「除非女王忘了東西。」

瑪麗笑到整個人往後靠。

樓上，費迪南德一個人回到餐廳。桌面已經清了一半，椅子稍稍離開原位。

愛麗絲跟進來。

「所以？」

「所以什麼？」

「你等了這麼多年。」

費迪南德慢慢坐下。

「我沒有等這件事。」

愛麗絲沒拆穿他。

過了一會，他說：「最奇怪的是，她坐在這裡時，我突然不緊張了。」

「因為你終於想起她只是來吃午餐？」

費迪南德看著桌面。「不是。」

他伸手摸了摸桌邊。

「因為我忽然覺得，不管她是誰，這裡都是我的家。」

愛麗絲看著哥哥，沒有立刻說話。

然後她把手覆在他手背上。

「那就夠了。」

費迪南德點點頭。

窗外，夕陽正落到他們當年說「沒有樹」的那片山坡上。

第七章 冬天來得很慢

年紀漸長後，費迪南德和愛麗絲走花園的速度都慢了。



愛麗絲仍舊會彎腰拔雜草。費迪南德每次看見都要抱怨。

「我們有園丁。」

「我知道。」

「很多園丁。」

「所以這株雜草更沒有理由存在。」

費迪南德搖頭。「妳是自然的敵人。」

愛麗絲站直，拍掉手上的土。「你把一座山搬成法國，還敢說我是自然的敵人？」

後面的園丁全低下頭，假裝忙得不得了。

費迪南德忍不住笑。

他們都知道，這種爭吵其實是一種親密。

別人認識的是沃德斯登的主人、收藏家、國會議員、週末宴會的主人。愛麗絲記得的卻是更早以前的那個人。

某個秋日下午，他們坐在露台。風有濕土和落葉的味道。

費迪南德忽然說：「我開始記不得伊芙琳娜的聲音。」

愛麗絲沒有轉頭。

「哪一種記不得？」

「我記得她說過什麼。也記得她笑的樣子。可是真的去想聲音時，好像變成我自己替她配的。」

愛麗絲沉默了一會。

「我也有些人的聲音記不得了。」

「這很可怕。」

「是。」

費迪南德看她。他原本以為她會說「這很正常」。

愛麗絲繼續看著花園。

「但忘記聲音，不等於忘記一個人。」

「有時候我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愛麗絲指向房子。「你失去她之後，才變成會蓋出這裡的那個人。」

「所以這是一座紀念碑？」

「不是。」

「為什麼？」

「紀念碑只需要被看。這裡有人吃飯、吵架、摔盤子、種花、打鼾。這裡是活的。」

費迪南德笑了一下。「妳怎麼知道有人摔盤子？」

「我活得夠久，知道大宅裡一定有人摔盤子。」

他低頭笑。

過了一會，他說：「我喜歡妳這個答案。」

愛麗絲很平靜地回：「我知道。」

瑪麗也漸漸不再是當年怕盤子掉下來的新人。

她學會從腳步辨認誰在走廊，從鈴聲知道哪間房最急，也學會辨認樓上的孤獨。

有一晚宴會散得很晚，她進客廳收最後一只杯子，看見費迪南德坐在暗處。

她本想悄悄退出去。

「瑪麗。」

她停住。「先生？」

「妳父親的膝蓋好一點嗎？」

瑪麗愣了一下。

「好多了，先生。」

「很好。」

她準備退下，他又問：「妳喜歡這裡嗎？」

這是一個僕人通常不該誠實回答的問題。

瑪麗想了想。

「我喜歡星期一。」

費迪南德挑眉。「為什麼？」

「因為客人走了。」

話一出口，她就後悔。

費迪南德卻大笑。

「我有時候也最喜歡星期一。」

瑪麗也笑了一點。

門外一聲鈴響。

她立刻欠身。「晚安，先生。」

「晚安，瑪麗。」

她跑出去後，費迪南德仍坐在原處。

他第一次很清楚地想到：自己想造一個家，
最後卻把那麼多人的人生一起蓋進來了。

第八章 留下來的人

1898 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費迪南德五十九歲生日。

早晨，窗玻璃上有一層薄霧。男僕送早餐進來，托盤旁多放了一小束冬青。

費迪南德看了一眼。

「誰放的？」

男僕愣住。「不知道，先生。」

「那就替我謝謝不知道的人。」

他只吃了幾口。

窗外的樹都已落葉，遠處屋頂從霧裡慢慢浮出來。

二十四年前，那裡只有風。

如今有水管、電線、廚房、鐘鈴、酒窖、客房、畫、瓷器、園丁、女僕、朋友、笑聲和秘密。

他曾經以為，自己只是想造一個願意回來的地方。

後來才知道，真正讓人想回來的從來不是房子。

是有人在裡面認得你的腳步。

下午，愛麗絲來了。

她一進門就看見哥哥臉色不好。

「你應該躺下。」

「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不會讓心臟突然變得有禮貌。」

費迪南德瞥見她手套旁露出一小截木柄。

「妳帶著除草刀？」

愛麗絲低頭看了一眼。「花園不會因為你生日就停止長雜草。」

「我收回剛才的話。我的心臟都比妳有禮貌。」

她正要回嘴，費迪南德忽然停住。

一隻手按上胸口。

愛麗絲的臉色瞬間變了。

「費迪南德？」

他想回答，卻沒有聲音。

接下來的幾分鐘像有人把時間拆散。

有人跑去叫醫生，有人拿熱水，有人把窗簾拉開，又被叫著拉回去。

樓下的人很快知道出事了。

瑪麗站在走道上，手裡還抱著床單。沒有人告訴她發生什麼。

也不需要。

一座大宅真正恐慌時，聲音反而會變小。

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端盤子，主人從旁邊伸手替她扶住的那一下。

那是一件小得不會出現在任何家族史裡的事。

她卻一直記得。

樓上，愛麗絲握著哥哥的手。

費迪南德已經說不出話。

她俯下身。

「我在這裡。」

她停了一下，又說一次。

「我在這裡。」

第一次伊芙琳娜死去時，她沒有對哥哥說過這句話。那時她以為有些事情不說也知道。

三十多年後，她不想再省掉任何一句。

「你不用管房子。」她低聲說。「我會管。」

費迪南德的手指似乎動了一下，也可能只是她希望如此。

窗外沒有風。

他在自己造出的房子裡死去。

葬禮之後，沃德斯登出現了一種愛麗絲從沒聽過的安靜。

不是沒有人。

而是所有人都還在，卻少了一個大家一直圍繞的人。

她站在書房門口。桌上還有沒處理完的紙，
椅子仍照原來的位置放著。

管家問：「小姐，要整理嗎？」

愛麗絲幾乎立刻想說不要。

但她停住。

她忽然想起三十二年前，費迪南德叫人搬走
伊芙琳娜的椅子。

那時她不懂。

現在她懂了。

不是因為不想記得。

而是有些東西若一直留在原位，人會每天重新
看見缺席。

「今天不要。」她說。

管家退下。

愛麗絲走進去，坐到哥哥的椅子上。

窗外那些樹已經很高。

她想起第一次站上山丘。

沒有房子。沒有樹。沒有水。

只有一個男人站在風裡說，他想造一個願意
回來的地方。

愛麗絲忽然笑了一聲。

笑聲一出來，眼淚才真正掉下來。

不是葬禮上的眼淚。

不是有人在旁邊時可以控制的眼淚。

她低下頭，把臉埋進手裡，哭得沒有聲音。

房子沒有安慰她。

房子只是陪她。

過了很久，她抬起頭，拿手帕擦乾臉。

桌上有一張園藝清單。

她拿起來看。

第二行有個錯誤。

愛麗絲吸了吸鼻子，拉近墨水瓶。

「費迪南德，」她低聲說，「你真的什麼都留給我收拾。」

她在紙上改了第一筆。

幾天後，沃德斯登重新開始工作。

愛麗絲查看收藏，查看花園，查看那些哥哥最在意的東西。她沒有把房子變成一座墳墓。相反，她比以前更嚴格。

有人私下抱怨，小姐比先生更難伺候。

瑪麗聽見時，只說了一句：「那是因為她現在替兩個人看。」

很多年後，一個清晨，瑪麗和已經老得走不快的湯瑪斯一起站在山坡上。

露水還在草上。主宅的窗戶大多暗著。那些當年用馬拖上山的樹，早已沒有人能從其他樹裡認出來。

湯瑪斯望著遠處。

「記得我跟妳說過搬樹嗎？」

「記得。」

「我那時覺得他瘋了。」

瑪麗笑。「現在呢？」

老人想了一會。

「現在還是覺得他瘋了。」

兩人都笑。

山下有一輛馬車慢慢上來。

道路先把它帶進樹後。

瑪麗知道，再過一會兒，車上的人會先看見一點塔尖。然後房子會消失。再轉一個彎，沃德斯登才會突然整個出現。

萊內當年設計的不是道路。

費迪南德蓋的，也不只是一棟房子。

他把失去之後仍然剩下的那些東西——固執、虛榮、好奇、笑聲、朋友、工作和愛——一點一點塞進石頭、樹木與房間裡。

然後交給留下來的人，繼續過日子。



本篇為以沃德斯登莊園真實人物與重要歷史事件為骨架的歷史小說。費迪南德、愛麗絲、德斯塔耶爾、萊內、維多利亞女王與波斯國王等均為真實人物；購地、建造、園林工程、週末款待、音樂機械大象、1890 年女王來訪及費迪南德 1898 年逝世等主要事件依史實鋪陳。人物私下對話、內心活動，以及瑪麗·哈珀、湯瑪斯·哈珀等僕役角色為文學創作，用來把史料之間沒有留下記錄的生活連接起來。